

拾碎集

刘学洙

贵州人民出版社

拾碎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龙光沛
技术设计 苟新馨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拾 碎 集

刘 学 洙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00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书号: 10115·712 定价: 0.80元

序

《拾碎集》是刘学洙同志的杂文集。这本集子收集了他写的文章四十五篇，其中多数是杂文，仅少数几篇是散文和游记。刘学洙同志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在报社工作一起，一同下乡调查、采访，那时大家除完成新闻工作方面的任务外，常将所见所感写成杂文和散文，他是我们当中写作勤奋的一位同志。多年来，他对杂文的写作少有间断，到现在可以说是“积稿盈帙”了，这几十篇杂文，只不过是他的部分代表作。

学洙同志现在是报社主笔，写作勤奋，嘱我为序，心中非常惭愧，只好勉力以从。

杂文是政论文和文艺结合的产物。他的杂文具有这两方面的特点。在杂文的写作上，他与其他杂文作者还有一点不同之处，他写的杂文多数是为了报纸工作的需要而写的。写前经过调查研究，或根据党的精神，因而能够紧密结合当时的思想倾向和实际产生的问题，针对性强，思想犀利，显现

出他的杂文谨严、鲜明的风格。精微的言辞，独特的见解，常闪现在字里行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出于自谦，他将他的杂文集名为“拾碎”。这不禁使我想起清代文学家张潮《幽梦影》中的话：“一言一句，非名言即韵语，皆从肠次体验而出，故能发人警省，片言碎语俱可宝贵……”我认为杂文的写作也应是这样。正因刘学洙同志对问题刻苦的琢磨，揭示的尖锐，虽说是“拾碎”，但“片言碎语”在激励人心、针砭时弊上却起到警省的作用，发挥了杂文应有的功能，名与实是一致的。

当此书出版之际，谨写数言于卷首，作一简识。

唐莫尧

1985年12月25日

读一则火灾消息·····	(61)
共产党人不需要恭维·····	(64)
爱民篇·····	(67)
记住先驱者的血·····	(70)
披荆斩棘示新人·····	(73)
希望之火在燃烧·····	(76)
不准想·梦想·理想·····	(82)
谈勇敢·····	(86)
目标始终如一·····	(91)
从学习历史经验中打开眼界·····	(95)
青年命运之所系·····	(102)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106)
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	(111)
喜看农村气象新·····	(118)
从实际出发是一门大学问·····	(123)
求富必求才·····	(127)
农民的新追求·····	(130)
两眼盯着山·····	(133)
赶鸭客·····	(135)
泛舟湄南河·····	(141)
典雅的水灯节·····	(144)
博物馆遍国中·····	(147)
“非洲大森林”·····	(150)
两位新闻界朋友·····	(152)

小草的风格

《小草》这首抒情歌曲，我不知听过多少回。可是，从来没有象前天听滚雷英雄安忠文歌唱时感受那样深。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朋友遍及天涯海角……”

安忠文稳稳地站立在主席台上，用平静而深沉的声调，赞美着默默无闻的“小草”。这是英雄的自述，是人生真谛的颂曲。听了他的歌声，我抑制不住滴下了热泪。

安忠文，一个不惜以血肉之躯滚雷的英雄，他为祖国献出了双目，献出了右腿。促使他做出震撼人心的伟业的，却是他那朴实无华的芳草寸心。他不羡慕做那百蝶追逐的名贵香花，也不希冀成为傲视四方的参天大树，只安心做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他懂得，没有小草，祖国母亲就将无蔽无盖，狂风暴雨就会无情地冲刷她的肤体。人间就不会有鲜花似锦，大地就不会有绿荫遮蔽。

小草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我想起，当我们漫步在街头，

也曾见过许多荣军老战士，他们走在人群中，人们依然会对他们流露敬意。我又想起，当我们驱车在山区公路上，从路边铺石子修路的道班工人身旁缓行而过时，也曾向他们投以感激的目光。……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切轰轰烈烈的成就，难道不都是从这无数无人知道的“小草”默默的奉献而积成的吗？！

小草最知足，最知恩，最知爱。他“从不寂寞，从不烦恼”。因为，他只知奉献，不知索取。听吧：

“春风呀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呀阳光你把我照耀，河流呀山川你哺育了我，大地呀母亲把我紧紧拥抱。”

小草爱春风、爱阳光、爱山川、爱母亲。对人间的一切美好事物，它都充满感激之情，而对自己所作的一切，总感到不足，不足。

小草是平凡的，它淹没在绿茵之中无人知道，然而它也是不朽的。它植根大地，又哺育着大地。亿万棵普普通通而又顽强奋斗着的小草，为我们的祖国带来了活力，带来了春天！

（1985年）

好 学 多 思

人们常说，八十年代的青年是思考的一代。这话不错。

青年人爱思考，是好事，决不是坏事。只有林彪、“四人帮”和一切没落阶级，才需要青年愚昧、迷信和狂热的崇拜，而手握真理、坚信未来的先进阶级，总是希望青年打开眼界，独立思考。这几年，我们党中央领导全党拨乱反正，首先就是从思想上展开的。我们要坚决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今天青年思想活跃，不轻信，不盲从，这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在青年思想上产生的积极成果，是历史性的伟大转变的一个生动表现。

但是，思与学，不可分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掌握科学的思想武器，真正的独立思考是不可能的。

我们每个人的思考能力从哪里来呢？是从实践中积累和提高的。这里包括直接实践和间接实践。社会现象、历史现

象纷繁复杂。光凭个人有限的经验进行思考，是远远不够的。人们总得汲取前人和今人丰富的认识成果，借以扩大眼界，提高认识能力。这就是学习。拒绝这个学习，是愚蠢的，幼稚的。

远的不说，就以十年内乱这个复杂现象而言，十亿人民思考它，全党思考它。这个思考的结论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边。靠个人思考，靠我们青年思考，能达到这样高的认识水平吗？

再如，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人都在思考，全党都在思考。这个思考的答案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的重要文件。它是现阶段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集中体现，是全党全国人民智慧和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结晶。靠个人思考，能企及其万一吗？

因此，我们千万不可以把独立思考片面地推崇到绝对的地步，把学习社会科学理论与教条主义、说空话混为一谈。这里，有一个小例，一天，电台广播“知识与生活”节目。几个青年听到内容是十二大文件介绍，就说：这算什么知识？我告诉他们，这怎么不算知识，全世界不知有多少中国问题专家在研究它哩！从这件事我想到，许多青年喜欢思考社会现象，可是，对于我们党总结了如此丰富的实践经验写成的许多重要文献，往往不注意学习。他们以为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大部头著作才是知识，这些政治文件不算知识，这是很大的片面性。百年来中国先进的人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

真理,经历了痛苦的思考和学习的过程,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作为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锐利武器。伟大如鲁迅,他也承认自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才明白了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问”,才纠正了他“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我们有志于振兴中华的青年,难道不应当从这里得到启示和教益吗?

五四运动刚爆发不多久,胡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欺骗青年要自己一点一滴地去研究问题,不要信马列主义。李大钊当时立即著文加以批驳。这件事距今已经六十三年了。今天,我们仍应记住,那种标榜一切都靠青年自己去思考,而无须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的主张,同样是对青年的欺骗。八十年代的青年,既要勇于思考,又要善于学习。我们应当是好学多思的一代。

(1982年)

人言可畏与不可畏

韩愈在《原毁》里，对那种出自嫉妒心而贬低别人、打击别人的小人心理和手法，剖析得鞭辟入里。他在文章的末尾，慨叹“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用现在的话说，便是谁工作干得多，谁遭非议；谁正派，谁遭骂。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在封建社会自然是常见的。

不过，《原毁》的精义似乎不在此。依我看，要紧的还在最后一句：“将有作于上者，将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原来，韩文公著书立说，是为了给当权者进言。希望当权者从中悟出一点用人之道，不受流言所左右，把国家治理得好些。这是韩愈的苦心所在。

对于种种流言，领导者确确实实很重要。文人相轻，自古亦然。这个“相轻”，曹丕的本意是指文坛上比试高下和衡量文章的是非得失。正如鲁迅指出的，并不包括“一切别的攻击形体，籍贯，诬赖，造谣”等等。可是，后来由“相轻”而至“相毁”，你抓我的辫子，我查你的三代，攻其一

点，不及其余，这就一点文人的味道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政客和奸商之风。“文革”时期，此风达到登峰造极，这是人们记忆犹新的。这种遗风现在的市场是越来越少了。不过，也并未绝迹。平时倒也相安无事。一碰到提干、入党等关键时刻，有些人便“相轻”、“相毁”得相当激烈。所谓“花八分钱邮票”投书诬陷，让你内查外调忙半年的手法，不就是一些人惯于采用的吗？人们据此引出“人言可畏”的结论，甚而皱眉蹙额，一筹莫展。

人言固然可畏，但还是韩愈说得对，关键在于“将有作于上者”的态度和明断。相轻也罢，相毁也罢，只要主事者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力排众议，唯才是举，“人言”又何足畏哉！

近读《人民日报》，安徽涂县县委和县政府敢于起用能人。在他们那里，并不是没有可畏的“人言”。县委要起用一个很有本事的人，马上“流言四起，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看来，比起韩愈所说的“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那样的症候，有过而无不及。可是，县领导偏不买这些账，看准了就任命这个人当摩托车配件厂厂长。“人言”，在涂县就不那么可畏了。

当然，这样做也不容易。用人，有识还得有胆。当领导的最忌讳是“用人不当”，“重用坏人”，怕落个“根子没扎正”之类的罪名。为了保险起见，为了保乌纱帽，宁用无所作为的庸人，也不敢起用有争议的能人。经不起一点“人言”的包围，不敢出以公心，这往往是一些地方和单位人才被压抑

的一条重要原因。

这里,我当然丝毫没有鼓吹用人不看品德之意,更不是主张群众意见可以不听。“人言”也有种种。在一般情况下,多数的“人言”,应当说是公正的,只要当事者兼听善辨,少数心术不正的人嘁嘁喳喳、诽谤之声,就不足以干扰自己举贤选能的决心。这一点,涂县的经验即是明证。

(1985年)

驯良未必良

在电影《红衣少女》里，十六岁的中学生安然，对她妈妈的为人不大佩服，居然说：“妈妈，我看不起你”。这种直率和不敬，颇招来一些非议。

我因而想起了鲁迅。鲁迅晚年得子，爱是当然的。可是，有一回，孩子因为什么事不高兴，竟然批评起鲁迅来：

“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这种爸爸，什么爸爸”！鲁迅听了，不认为有损为父的尊严，相反，觉得这证明自己不算是怎么坏的爸爸。假若，把孩子压迫得瘟头瘟脑，孩子还敢当面发表“什么爸爸”之类近乎“反动”的宣言么？！

要是鲁迅还健在，想必他是会赞扬安然的。这决不是鼓励孩子无法无天，随便反对父母。因为，只有孩子没有奴性，才能勇于思考，勇于创造。而我们传统的教育思想恰恰与此背道而驰。

记得，小时我常听长辈夸奖孩子驯良。驯良是什么意思，当时不懂，因为它带有一点古雅。不过，总觉驯良反正是好话。后来，从进学校到进入革命队伍，更多听到的是夸某人听话，嫌某人不听话。这意思就明白了：听话就是乖孩子、好学生，就是好干部。最近，党中央讨论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指出，我国这种教育思想是陈腐的，从家庭到学校以至整个社会，至今影响很深。这的确是击中积弊。

用是否驯良和听话，作为判断人们贤不肖的标准，渊源久远。孔夫子就喜欢驯良听话。孔夫子和颜回谈话终日，颜回一直是“不违如愚”，一味点头称是，像个憨包。事后孔子发现颜回的言行是照他指示去说去做的，便高兴得不得了，赞曰：“回也不愚”。

以驯良和听话律己诲人，实在不那么高明。《淮南子·说林训》说：“马先驯而后求良”。驯良，就是温顺善良。不驯呢？就是桀骜不羁，就是不良。大凡骑术不精者，驾驭不了烈马，总是喜欢驯马。推而及人，也喜欢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驯人。然而，这样的驯人一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生机也就完结了。

倡扬“听话”、“驯良”这个传统，至今还使我们承受着很重的历史情力，应该改革。鲁迅说得好：“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倘若，人人都只会两眼望着爸爸，望着老师，望着上级领导，终日“不违如愚”，甚至“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其结果将如何

呢？“殷鉴不远”，焉可忘怀！

（1985年）